

一雙骯髒的手

6C 何樂彤

看着他一雙骯髒的手，內心不禁泛起一陣愧疚。

長大後，我才真切感受到「一寸光陰一寸金」這句說話的意義。確實地，若然每天都浪費數小時，那會錯失多少個客人、多少的金錢啊？

「嘩！」我按了按手裏的車匙，打開車門，坐進了車廂。「所以啊，有輛車多好，省免了等車、繞路的時間。」我邊發動汽車，邊在心裏暗忖。咦？怎麼？汽車怎麼發動不了？幸好今天休假，還能有機會在明天前修理好，不然我得損失多少的薪金啊！

我連忙掏出手機，在通訊錄翻了又翻，終於在芸芸的客戶聯絡清單中找到那好一陣子未撥打過的號碼。電話另一頭很快便接通，傳來一把既熟悉又欣喜的聲音。

「喂？女兒啊！怎麼突然想起給我打電話啦！」

「爸！我車壞了，能快點派人把它拖到你的修車間維修嗎？我明天急着用車呢！」

「啊？但今天我這兒的兩個師傅都忙着呢！恐怕這一時半刻修不了！我先喊拖車公司幫你把車拖走好嗎？」

別人的車重要，難道我的就不重要了嗎？我匆匆報了車的位置，便賭氣地掛了電話。父親怎麼都不理解自己女兒的難處，只執着於那大大小小的公事。

在等待拖車公司來的過程中，我站在馬路旁，眼前一輛輛呼嘯而過的車輛，讓我想起小學時的一件往事。——那天是颱風天，家長都來接走孩子回家，我的小伙伴都早早地被接走了，唯獨我的爸爸遲遲沒來。我看着校門外一輛又一輛駛過的汽車，卻怎麼也等不到父親的車子。最後到了黃昏，他才姍姍來遲地穿着

件髒兮兮的工衣出現。自那次起，我便認定父親對工作的重視遠多於對我的關心。

片刻間，眼前父親遲來的身影變回了紛擾嘈吵的街道，拖車公司準時來到了。坐在拖車司機旁，他告訴我，父親讓我隨拖車到他的修車間。記憶中，父親從來都以污煙瘴氣為由，沒讓我進過他工作的地方。

經過好一陣子的顛簸後，終於到達車房。剛下車便看見出來迎接的父親，同樣地穿着工衣的他，與我回憶中的身影重疊，只是那強壯的身影已在不知不覺間老去了許多。

在數句的寒暄後，父親走到我的汽車前，熟練地打開車頭蓋，徒手搗鼓着那些黏滿機油的零件。我走近一看，父親的雙手早已因觸碰那些零件而沾得污黑，幾乎看不出原來的膚色。只看見他半個身子探進車頭中摸索，據我所知他的腰早有傷患，此刻的舉動會觸及傷處嗎？心中漸漸湧出陣陣的苦澀，但礙於一貫的倔強，已到嘴邊的話都被我硬生生地吞了回去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他關上車頭蓋，又找到一塊帶滾輪的木板。只見他毫不猶豫地扶着腰躺到板面上，然後滑到了車底。此時一名師父走到我身邊，笑言：「你就是英秀吧？何老闆經常向我提起他那可愛聰穎的女兒！他可真疼愛你呢！他因為腰痛早就不親自修車，但師傅今天又走不開，你知道我們這行講的就是誠信，可不能遲交貨，所以今天老闆才「出山」親自修理。聽說你明日上班趕着用車，是嗎？……」

此時，父親從車底中鑽出來。他的臉上沾上了幾抹油污，雙手也更髒了。只見他扶着腰，笨拙地朝我走來，以唯一仍未沾上油污的尾指小心翼翼地吊着我的車鑰匙。

「女兒啊！你的車只是引擎管道有堵塞，爸爸已經幫你修理好了，快插上鑰匙試試！」

面前的是父親的笑臉與那雙沾滿油污骯髒的手。然而此刻在

我看來，骯髒的遠不是父親的雙手，而是我混濁的內心，心中湧上的內疚再也沒法抑止。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我一直希望別人能站在我的立場多為我設想，而我卻從沒站在父親的角度去諒解他。無論是小學的颱風天，還是這次壞了車，父親已盡力於工作與我之間作出平衡。他不惜穿着工作服趕來接我，或抵着腰痛，也要盡量地滿足我的要求。而我？我卻只會從雞蛋裏挑骨頭，不但沒了解其難處，還責怪他的不是，我哪裏是他心中那個聰穎可愛的女兒？哪裏對得起他對我的付出？

平常的我也只顧自己，希望別人體諒遷就我，但我卻從來不懂得將心比心，而在奢求別人的付出，世間上哪有這種道理？我應做的，是凡事站在別人的角度設想，也不要任何的幫助視作理作當然。這樣，雙方才能相處融洽。

我執過父親手中的車鑰匙，除了重新開啟我的汽車，也重新開啟我與父親相處的嶄新一頁……